

續修雲林寺志

續修雲林寺誌卷五

藝文

冷泉聽猿賦

明釋銘古鼎

暮秋九月天物凜瘁林氣淒薄余寓冷泉佛舍時夜  
風挾雨橫更四鼓鼓三點風雨一飲如鼓勝逐北賈  
禹初足起闕玉宇披豁呈露忽聞有響莫知其形始  
疎疎而流暢復圓圓而引吭不雜不遞如端如莊厲  
飛霜以蕭韻掣傾泉而揚清非八音之吼調如翕繹  
而有成情安慮消憤泮氣平若彰婉變若耀娉婷或  
斷或續以聯以縈或決以駛或幽以明耳以聽而司

聽心以靜而察靈類劉琨之奏笳潰賊圍于遠方比  
韓娥之豔喉發嬌音乎繞梁奚必孫登朗嘯雜金石  
之鏘鏘子撼几待曉詢鄰壁叟曰何聲之若斯哉叟  
曰子不聞少陵之詩巫峽間猿者乎吳筠之賦雲嵐  
昏而共嘿風雨霽而爭吟者乎噓嘻悲哉此猿聲之  
出於高林而拂吾人之心也蓋猿之爲物色或黃而  
或黑慣綆絲乎叢木通背脛身稀柔條雲花餐果食  
逍遙自適狃狃狃莫之與儔抱朴子記周穆南征  
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物理縱誕  
變化無涯天地四時物隨氣而鳴者非一鳥鳴春雷

鳴夏蟲鳴秋風鳴冬暹喧迭響甯論厥終伊猿之吟  
將渾乎同若乃道經三峽路出巴東干巖鞞萬樹  
蔥蘢露濕枯草之候雲疎日薄之空鰥夫寡婦之思  
逸客騷人之衷觸愁肝而欲裂迸酸淚而濺胸人悲  
猿耶猿悲人耶曷不知其所從鍾儀抱南冠之恨莊  
舄懷舊國之思班超感停燭之坐蘇卿慨雙鳧之飛  
此世之大丈夫有不得而不爲豈皆冒猿聲以悽愴  
圍猿聲以歔歔其因物悲而我悲因物喜而我喜靜  
爲物役動爲物移受聒于外易撓於中者婦人女子  
也豈丈夫之事哉叟不見荅予不復論俄有大風拔

屋流雲如奔朝瞰既埋聲亦塞聞

臥雲樓賦

明沈仕  
仁和沈仕

楚有無稽生謁吳之廣虛子而言曰爾沈默守靜與物無犯若將高蹈遠遊狎征僑駕靈羽永息於遐山曠海之間雷霆不能動搖鬼神無可叱咤並壽堪輿流芳世代何其烈耶迺以臥雲白託則吾未之知也夫雲者藉坎爲體應需爲用其象不專其勢常動細而察之與爾所爲大相天壤矣豈非謬哉或有說焉可得聞乎廣虛子曰可僕存精養氣于茲幾三十年矣凡物之巧拙根於有生于有殺者皆無所取未若

雲也雖載乎色而不泥於色雖見乎形而不滯於形  
或聚或散或晦或明變幻無方周流天地亦猶人能  
以太乙真氣隨機應化驅陰返陽逃于死生之外縱  
則彌六合以無垠歛則織阿耨而爲懷有有無無常  
存不息是以託焉無稽生日記固若也卧何以耶廣  
虛子曰臥之義妙矣哉非易言也無稽生曰願略以  
喻之廣虛子曰唯唯若余棲生于湏洞之間以風爲  
匠以氣爲材峻結層宇牖戶自開左俯盧敖右凌鹿  
臺招搖伏于南坎單狐倚於北隈上入重霄下際閭  
海日月二道眇若糾纏江河眾流細如髮織於是衾

霞枕霧閉日噓煙皎然于靈巖之內豁爾于縹緲之前氣綏甯而體逸光晃耀而志全若遊太始之境經爰皇之界超混沌之先出穹窿之外擴莫可拘逸無所礙赤龍噴焰以自滅白榆吐花而何侵杳杳冥冥相無其相虛虛寂寂音無其音委蛇之間克周遐邇恍惚之際聿超古今所謂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心者也無稽生駭然而喩曰有是哉臥雲之妙也吾今而後願與同遊日臥雲中

飛來峰賦

吳穎芳

西林

石氣騰上漉漉沆沆鳩英發靈千彙萬狀濶廣攏連

狼戾倮彊窺冥顛攢跳透迭邊回穴相寤斤孔相向  
配藜跋于樛援孟浪時剗鬼斧玷散天匠猶斯盱矚  
孰可名象其大勢也若雲若霞若濤若波壘嶮戢脅  
嵒側汚斜儵起瞥滅咫尺拏其於物也若案若几  
若篋若匱若積阜凶若斫弃梯無根若茵有綴若菜  
若無形模不成方員巨細廣狹隨意而然貌出想外  
助理自聯其在人也若仰若俯若立若臥若揖若翹  
若顧而坐若負兩嬰若挾一个若生若死若耄若稚  
齒胡其面反蹠其趾齟若墮齒攀若卷耳益鬻癭疣  
髮別醜則其擬於飛走也鹿奔猿接熊經豕立喙伸



齧駝爪攫角觶故其升於高也若逐羣排隊擗其尾  
尻而遐登于霄其倪於低也若遊娛顧命跪其肘踣  
而下飲于溪其肅穆則若列陳營兵銜枚無聲悠悠  
旆旌其燦爛若琥牙圭璧會朝羣辟是以始至粹眇  
醜惡刺眼撐腸拄腹顛倒瞑眩久而自得神奪意轉  
幽情來餉懷抱申展忘疲破昏塵氣如洗晷刻莫計  
欲去難遣無言內娛莫定所善藥我褊狹空妙取儻  
若乃躡梯峻登則又坦衍壇漫左右肆玩眾山屏圍  
拱揖宵漢其或尋歷巖洞則豁衍豁張嵌空玲瓏石  
室石戶窈窕四通稍進偃側肩背不容偶僂僅達跼

步蟻同若出無徑顧無戶窗仰勢盡壓石稜如峰天  
開小明穿漏日光側首而睨有石欲春上聞驚聲險  
情自訂忽出洞底泉鳴秋瀧震動崖谷進退莫從亦  
有龕佛千身一形銘勒櫛比僅辨而名鍾乳融積繡  
爲古花上成波譎蚪蟠龍蛇水脈沮涇移晷一滴老  
禪如尸靡見而覩洞有三出一入地底極視深黑敢  
以身試嘗聞地道巴陵洞庭誰爇炬火幽尋仙靈若  
此奇妙有山無之天何孕育地何設施巧奪意構戴  
目共知雖樂其妙終莫名其奇有西域胡師睹之而  
貽曰此身毒耆闍窟山也胡爲乎來哉迺卓錫於茲

山之陰諡名飛來用是神物設供道場金刹大開爾  
後近二千祀爲我寶法護持若乃覈其方域綴述嘉  
蹟天竺峙其南韜光互其北稽留蓮花殊號共脈康  
樂翻經之臺圓澤長歌之石許邁之室已荒葛洪之  
川未塞上有神尼之浮屠下有理公之塔婆兩間瀟  
瀟圓梁竝馳西源斜徑匯於其涯清澄冷泉翠光蕩  
摩五亭餘一崢嶸駕波面峰面水喧靜得宜徒觀其  
魚鳥娛戲草木萋離古榦橫度日月蔽虧根著寸泥  
抱石合皮幾轉冤抑怒發不羈懸藤糾塵人工指摩  
巢鳩喙叱咳嘖若爲倒漾漪淪妄生嗟呀儵遊影中

嘔緣運渦鬼嘯蘿亂尖風淒而非仙佛者曷能狎斯  
昔白公暨蘇公竝以絕德魁能函彙造化美月桂之  
夜落玩跳珠之晝瀉流連登涉每慙遊駕所爲詞詩  
氣概天下迄今寂寥風流迢遙探索而模似者輩屬  
然而蟬嘶蛩唱會何補於風騷不揣庸陋布之辭條  
謹接末唱系而長謠謠曰靈鷲名峰插天起神物西  
來幾萬里飛時合送扶搖風絕迹還過望洋水一墮  
南州不計年蒼山臥老埋雲煙媧皇若假巨靈手煉  
取能完半壁天

豁堂禪師語錄序

馮溥

豁堂禪師祖三峰而高曾龍池太白獼絃所震狐外  
潛蹤雖太白諸嗣子無不折行輩自以爲不及無論  
緇素歸仰也三峰與太白法乳相承密印別傳不啻  
克家之子顧以從上宗旨貽書往復蓋太白機鋒迅  
利如太阿銜及荆鍾無聲而三峰慈憫導引法雨沾  
濡欲令人人自得故密雲漢月之辨論無殊瀉仰父  
子之唱酬虛空逼拶落草盤桓有何分別而愚者妄  
指淄澠自忘鹽水至今猶惑試讀豁公語錄而後知  
函蓋之地截斷眾流一老婆心無不爲之呈露南屏  
曉鐘西陵夕照亦似無不爲豁公提唱也豁公天才

敏異其詩與西陵諸子相贈答說者以爲晝公再出世諦文字瀾翻犀穎皆足以表裏黑白故士大夫往往從之扣擊余友高念東謂豁公著述復出寂音尊者之表然要以迦葉慶喜拈花倒筭心心相投遠至臨濟於今又三十餘傳而明星不改海印依然則公語錄具在不愧嫡裔而又豈近日諸方所能彷彿也余未及見豁公讀其書而慕之嘗欲延之都門豁公不可聞其性愛山水雖卓錫之地四眾坐集常輕衣曳杖獨買小舟於六橋之側嘯咏移日是殆不可強致故不復更申前請而豁公今已示寂數年矣侍者

定悉以余之嘗知豁公也哀共生平語錄總爲一編  
以乞余序余往從構李覓化城藏板畱供善果寺中  
間時輩所附痛爲汰去非敢妄意稱量也欲使醍醐  
出乳都無雜味若豁公之錄此眞足繼古德以續佛  
慧命固余向之所皈依而不勝贊歎者也世有達太  
白三峰之旨以追印世尊之正法眼藏者當不河漢  
余言矣康熙己未初夏撰

又序

王澤宏 吳廬

華菴禪師持其師豁堂語錄若干卷自錢塘走京師  
三千餘里屬余序予未習佛家言而華菴余鄉人也

又嘉其意不能辭乃爲之序曰夫學佛者之有語錄猶夫學儒者之有集云耳自穆子三不朽之說並立言於德功而後之學者莫不鏤心擢腎瘁畢生之力以蕪成一家言傳後世然間攷前史漢藝文志所載至隋已亡十六七歐陽修稱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多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卷宋存者僅十三以今日所見求之宋元亦復如是嗟乎是皆世所稱能言之士也其文往往汪洋奧美足震動一世之耳目世之好奇愛博者逞逞慕說稱道之而數十百年間已凋殘磨滅不可勝紀彼其說雖未必盡合聖人然類多



依本孔孟之指以成其說然猶不能傳遠如是况乎  
虛無澹泊如浮屠氏之言者默聞浮屠師有達磨者  
以爲三藏皆筌蹄不立文字而後世學其學者顧喋  
喋咕咕欲以信今而傳遠母乃惑歟雖然吾夫子欲  
無言矣而又謂無行不與通其說者則彼達磨氏以  
楞伽印心與吾儒文行忠信之四教垂範後學古今  
一貫所繫以不朽也豁堂爲臨濟宗其傳自天童以  
下遠有端緒常與今相國益都馮公文相國欲延之  
京師豁堂堅謝旣示寂相國銘其塔子爲作重建淨  
慈寺碑記今又序其語錄大略如此若夫師說之淡

奧與其傳之久遠已詳具相國馮公序中固不待余  
言而後信也康熙十八年孟夏撰

又序

武林

張文嘉

仲嘉  
序

古德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夫功  
業被乎羣生勲名流乎奕世至于將相稱極盛矣而  
猶似不屑爲則此所爲大丈夫者豈非全乎道德之  
風遠去凡陋之迹體高亮之弘姿挺孤奇之雅操上  
足以合乎佛心下足以拯乎含識確然足爲人天師  
表照耀古今者乎乃去聖逾遠人心雕斲主者俯仰  
以取世資學人隨波而溷保社佛法下衰漸有江河

之勢此妙喜竹菴二大士所以有寶訓之作也夫二師當程朱倡明儒學之日方容矩步所談者正心誠意所辨者義利公私其于釋氏真若寇讎然者然今觀所列自明教嵩而下諸大尊宿見地超卓踐履真實非惟僅能固其藩籬而已而又能使勲業若富鄭公趙清獻文名若蘇子瞻黃魯直道學若胡康侯張子韶其他名公鉅儒無慮數十百家莫不皈敬投誠入廬垂手卽程子亦從而歎曰三代禮樂盡于此矣朱子亦有言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其意雖欲折之而卒無瑕隙可指者則非特諸君宿透悟之微宗

風之盛足以杜其口卽其臨事施爲之際崇道德厲  
廉隅遠榮名抑利養光明正大實有以大服其心也  
向使趨炎附勢逐利鑽名或貢高我慢背道誦友破  
碎大道紊亂先規問其名則巍然知識之稱而綜其  
實有出于庸俗之所羞爲者亦何以紹隆佛種主持  
正法令世之賢人君子無所議其後乎卽世或爲所  
蒙蔽而清夜思之甯不內愧于心耶故夫二師是編  
扶衰起蔽足與儒家近思錄諸篇相表裏誠釋門之  
龜鑑而衲子之楷模也歟顧其書雖行頗患殘缺乃  
東吳善師補綴于前而雲棲建師音義于後可謂全

矣然音義雖具而獨本單行翻閱不便余故與  
叔刪其繁蕪增其未備酌爲定本各附註于本條之  
下以便觀覽惟願有志于爲大丈夫者自學地以至  
于出世爲人日手此一編以作韋弦之佩可也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序

莫子文

人生五濁惡世根塵瀟染昏沈著其能出離火宅者  
蓋寡至於剪髮披緇而爲僧固已高於眾人矣然僧  
之爲僧豈若是而止哉識心見性超出生死精持戒  
律真積力久詮演教法垂範將來百千萬僧中間見  
一二表表偉偉卓乎不可企及舉世佛徒莫不宗仰

之此高僧所以有傳也作者有人讀者有人修之者  
又有人然未有思其人追其踪想像其高致卽其曩  
昔經行宴坐之地崇飾傑閣而嚴奉之紀述行業而  
偶贊之圖繪頂相而瞻敬之者瑪瑙講師元敏節菴  
乃克爲之也閻始辨於前主僧了性工未就而遷住  
他刹節菴實踵成之始會萃名宿嘗駐錫於錢唐者  
得二十四人命東嘉僧元復摭其事實而繫之贊續  
訪求又得六人焉節菴併述而贊之圖其形置之閣  
又虞不能流布四方乃合而成書名以西湖高僧事  
略鈔梓以惠學者噫佛法盛於東南異人輩出前人

既爲後人所高俟燈燈相續傳佛慧命將使後人而  
復高後人深有望焉寶祐丙辰長至日序

碩揆和尚語錄序

楊雍正

西湖諸山最高者南北峰峰之下兩寺淨慈靈隱而  
北峰靈隱尤著始東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爲靈  
鷲飛來之說因挂錫造寺嗣是以後千三百有餘年  
世爲佛土爲東南最勝道場康熙辛酉十二月碩揆  
禪師自廣陵善慶來住是寺寺中百廢具舉飛樓傑  
閣于霄壓山朝鐘暮鼓弟子如雲靈隱山水旣擅東  
南之勝師梵行高劭名播遠近四方車騎來西湖者

必過靈隱送迎往還多繁劇師苦喧耽寂恒欲去之  
丙寅冬月應三峰請刻期將行藩臬諸當事泊今官  
詹邵公戒三入山固留又三年值

乘輿南巡

頒賜御書雲章爛然輝映金碧於是海內人士無不裹  
糧重繭來拜雲林新額下瞻仰踴躍而去夫名山谷  
刹必得其主然後人天歡悅誌公飛錫感動帝王法  
欽禪師坐石牀之上素衣老人願捨地結菴辯才復  
歸天竺山中百物皆有喜色故語云人傑地靈師卽  
欲舍喧趨寂澤宴坐之地爲勇退計吾知其不能遂



也且喧寂兩境生於其心日惟營逐雖閉門荒山坐  
馳萬里兀然衣槁精明靜妙則身居城市不異山林  
況此白雲蒼松清泉惟石煙霞滿眼之靈隱哉庚午  
十月師以語錄如千卷問序於余則皆自丙寅以後  
海內緇素問答機緣余故知師今讀是錄知益詳用  
不辭捉筆借以頌師之賢而道諸公所以欲留之意  
如此若其中予奪之機殺活之用開示後學爲功匪  
淺自有宗門老宿擎拳豎拂者宜揚讚歎之余復何  
贅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仲冬望日謹序

又序

錢陸燦

自孔子生而以儒設教而世世孔子爲儒宗自釋迦  
生而以佛設教而世世釋迦爲禪宗儒與禪猶日之  
與月不能相無者也而日不自日月不自月儒家之  
論無極爲太極太極生兩儀則日月到今而太極不  
自今也謂孔子以前無孔子乎則中古堯舜禹諸聖  
人何以與於道然則泝中古而上之至於未始有而  
儒之道未嘗亡於未始有也於釋迦以前無釋迦乎  
則莊嚴劫毘婆尸尸葉毘舍浮諸聖人何以與於道  
然則泝莊嚴劫而上之至於未始有而禪之道亦未  
嘗亡於未始有也千萬古此道也千萬古此日月也

此不能相無者也宋儒有曰我學佛然後知儒至哉  
言乎夫儒自儒禪自禪乘流示現門庭施設各自爲  
宗此其分也學佛然後知儒者此其合也儒中有真  
禪禪中有真儒此其所以合而不能相無也當其盛  
儒盛則兼禪禪盛則兼儒當其衰無真儒故無真禪  
無真禪故無真儒昔者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  
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而其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  
又有援孔子道者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  
丹霞雲門輩是也蓋自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  
氏耳荆公久之歎服其言福州陳善又曰馬大師輩

在孔孟門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復澹泊收拾不住而後又無多人合當復生吾儒中近世歐文忠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豈復在馬大師下不知諸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何等人合此二條論之則知儒禪不可相無而迭爲盛衰其勢也今天下之無真儒久矣無儒而有禪遠不具論我三峰堂上藏祖一傳而靈巖儲祖徑山禮祖靈巖再傳如先師黃山檗老人徑山再傳今雲林上碩下揆和尚此諸大老皆以儒起家而得法於禪親提正印扶植綱宗三峰

徑山靈巖諸會語錄流布諸方何其盛歟諸老人過  
歸視史祖庭秋晚何其衰也今惟我新雲林法叔一  
人在耳雲林之道三峰靈巖徑山黃山之道也卽釋  
氏莊嚴劫已前歷諸祖佛之道也此陳善所謂聖人  
復生釋氏中中流砥柱一髮千鈞之時也廿年以來  
龍天推出雷霆鐘鼓之音匍琅江南北浙東西諸方  
仰之如毘盧遮那大佛頂首詳見靈巖黃山前二序  
中非他人所容贅一詞明矣惟雲林業以一身橫當  
吾道絕續之關力接佛祖父師之命已已

今上皇帝南巡首垂訪道讚嘆希有

救改靈隱新額雲林湖山傾動鴻則莊嚴諸會諸法已  
經侍者記錄將來入藏轉輪一字一句及雜不得矣  
語錄自世尊說法以來名山宿德因所說之法編以  
成書始號語錄學者結習纏繞名義達摩不得已而  
救之故取拈花微笑之旨此一化導之法門也釋迦  
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又曰住世四十九年  
未嘗說一字非謂四十九年所說之法皆爲剩語陸  
放翁之序拙菴曰拙菴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  
菴之語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序佛照曰未見妙喜大  
事了畢豈有住山示眾之語可累簡編若不投之水

火無有是處卽先師前序亦曰一爐蒸却免至遺殃  
認爲實法早立背後此皆爲學者句上生根言中覓  
響故與截斷眾流收歸上科然而出格卒未易得因  
病予藥沿波拯溺不得不藉語言文字卽是孔門之  
教窮理盡性致命精義入神顏卓曾唯之外門弟子  
先後問仁仁豈有二迺若答樊遲不再設於子張謂  
顏淵不復陳於仲弓列在學宮未易披簡卽游夏諸  
賢議論異同載入禮經無容割裂况法王位中金口  
所宣第一句末後句無字句不謂少廿句百句千句  
萬億句不謂多先師恐人認語錄爲實法者又豈可

認先師語句爲實法哉余同門兄弟雪鑪治童樹蔭  
眼還明親承鑪構遣歸黃山相次記蒞法門骨肉彼  
此或褻諸方欽服公心大心焉先治奉師命委燦作  
序第三篇曰靈巖猶父黃山吾兄得燦子而三世自  
顧何人濫竽斯典今治兄又侍先師數年矣明兄來  
自新雲林中責前諾粗於罅縫中窺見光明一絲先  
師序謂上方初參徑山時已私淑靈巖探其法奧又  
曰志師兄以法自任心心不置靈巖而靈巖亦特以  
祖庭補處屬之燦 廼恍然吾頌師叔心心不忘三峰  
以來從上一脈傾倒於靈巖父子辱收燦 備員中郎



虎賁也遲之又久謹書所得東西兩聖人之旨附於  
兩先老人之末簡苟不藉此因緣何敢警欬眞人之  
側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三峰下法小姪鐵牛  
居士錢陸燦法名道燦盥手書時年七十有九

辨廣須知錄序

錢陸燦

宏宗也闡戒也二者我佛門之大綱也雖化儀不同  
然溯其派所從出各有父各有祖孰爲父孰爲祖其  
不可抹撤抵調而毀滅之則一也南礪天竺禪師秉  
具戒於頂目徹和尚目徹戒則三峰漢祖所傳也故  
祖以宗門眷屬視南礪特一從法姪耳論戒則南礪

寶三峰之嫡孫也不知其近因何故突假古南牧雲  
老人之名捏造一書名曰叛師五論謂漢祖爲天童  
弟子而與童持論宗旨爲叛師其中有曰三峰憎師  
嫉師蓄有逢蒙之心吾輩讀至此不覺駭然心骨俱  
悚使南礪於佛教中甘自蹈於一闡提不畏三塗之  
人爲此逆天害理之語以毀三峰則不必揀辨其非  
或於世教中甘自外於綱常倫紀而願爲禽鹿之人  
亦可以爲此逆天害理之語以毀三峰則亦不必揀  
辨其非若猶覩然面目欲廁於爲人師範之一數則  
三峰祖也南礪孫也以孫毀祖佛法王法宥之乎夫

以三峰爲其得戒之祖而毀之則磬山天隱和尚爲  
其得法之祖庸知不毀夫終身所藉以爲設教誨人  
之具曰安禪說戒耳今代之設身處地而極其勢不  
盡起而毀滅之不止矣魔高十丈殃祖及宗大可懼  
也懼斯揀辨之矣或曰宗門之所以重世系也在禪  
不在戒南磻雖毀三峰未嘗毀磬山余曰否悟道爲  
禪守道爲戒苟以爲戒不足重則莫如不受旣外假  
受戒之名陰乃敗檢踰閑以犯之因犯戒而并犯其  
傳戒之上以此爲禪以此爲繩武於磬山之禪轉相  
傳授自悞悞人不揀辨則人不知也非必爲南磻揀

辨不可不爲天下之說戒參禪者揀辨也且南礪非  
不說戒也非望其受戒者不更有戒子也又非望其  
戒子之子他日亦爲此逆天害理之語以報南礪也  
我爲人戒子之子則爲毋食共人之梟獍人爲我戒  
子之子則望其爲不我反噬之祥麟此猶種蒺藜而  
思得甘露也非愚卽悖耳矧三峰以抗論宗旨而不  
協於得法之師便以逢蒙名之南礪以無端而血暎  
其得戒之祖則又以何者名之人亦有言無施不報  
此楚珍閻黎所以有辨魔須知之刻也其意以爲法  
丁秋晚師門淆亂佛此面魔亦此面其難於辨則有

不容髮必欲辨其何者爲魔須知有以孫滅祖如天  
笠一流之沙門也若乃雲居語錄靈隱轉語又其次  
焉或又曰南磧不病狂易必無無端捏成一書希冀  
毀滅其得戒之祖者其事無憑未可盡信曰古南之  
孫現在雪鑑和尚秀峰和尚及爲其所誤之西資即  
得親資此板至吾虞興福集合邑紳士耆舊禮佛懺  
悔劈板付金剛燄訖庶幾不遠之復是日之會余實  
與焉戊辰五月二十三日也非憑而何先是報國和  
尚告本宗書天寧和尚普說至報國所遣侍者道復  
云刻者西資助之金者南磧是日適於興福架上翻

得蠟齋四悉書六卷果得識其後曰賴同參南欄大  
和尙校訂續謀梨棗合璧等句四悉之刻果得既推  
南欄首功今五論之續南欄又嘖嘖以義贖忠肝自  
謂此處無金三十兩毋乃南欄親言出親口歟既毀  
板之後余嘗札報許青嶼兄曰是役也非爲三峰齋  
螻臂正是爲古南拔崔前耳鄭人爭年先息爲勝又  
有蒸刻者夾山復槃巖一書召之有父有祖從上事  
重楚珍不得已也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浴佛日

玉山和尙語錄序

錢陳羣

香山云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最何

最乎爾則以飛來峰迴龍橋春淙亭冷泉石門諸勝  
盡萃於是是以地得之而爲勝地心得之而爲妙道  
東安參禪之窟無此名區江右選佛之場遙茲寶界  
宋元迄今品第禪院獨推靈隱爲浙省第一祖庭定  
不誣也況乎南嶽青原而後五宗迭興靈隱皆得而  
有之卽如真觀之爲曹洞文喜之爲沩仰延壽之爲  
法眼契嵩之爲雲門瞎堂佛智密菴諸人之爲臨濟  
也五宗之賢聖指不勝屈靈隱皆得而有之靈隱眞  
靈矣哉如是而欲紹三峰之絕傳接黃葉之逸響先  
以聞解信人後以無思契同於廣大林中插標結界

術繁窟內敷座談眞萃五千衲子之緣拈百億瓊花  
之偶是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今我玉山和尙  
禪風凜然道氣徹骨以山海爲胸襟視道俗如一子  
不超寂滅安居之座變現釋梵龍天之宮初究本來  
面目從窺鏡處照破娘生皮骨復研向上綱宗於扁  
擔頭悟得自家活計辨鐵石身心爲人天師表蒲團  
夜梵闍第一之元機麈尾高揮廣不二之法旨遂使  
癡猿捉月悉解苦輪湯鹿馳煙頓明覺路徧塵徧界  
普利舍生成始成終得全善逝固已非空非有唯識  
惟心矣惟時兩登法席屢易裘葛將出其語錄付梓



問序於余余聞夫眞性妙空竝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具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普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以觀和尙提宗攝教借教詮宗權實雙融有無互徹祛守默之癡禪掃尋文之狂慧所謂千百億化身會何缺陷耶若云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今教照天照地去也則我豈敢唯是人以地傳地緣人顯靈隱山川之奇和尙道法之勝同符千載迥絕恒蹊庶幾頓超十地寄無言於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於無法者歟是爲序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十月旣望嘉禾壽民錢陳羣合十題時

年八十有八

又序

張光

余常遍禮諸尊宿絕不肯之見其我相重慢幢高所  
謂忍辱精進者未易幾也況所稱大善知識語空眾  
妙機透重元者乎時序遷移宗風消滅不有大覺孰  
證迷津憶自丁亥客居龍川妙智禪院始得交於前  
住平陽方丈文山和尚和尚爲文覺禪師之肖子冲  
淡樂道意泊如也盡大地儒釋皆讓一頭地越六月  
其徒孫今住環翠寶林和尚來禾一見余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卽之終埋光剝采絕不露圭角唯極稱其

法和尙現任靈隱方丈玉山和尙平實學道本色住  
山以臨濟七事鉗錘衲子入室者甚眾不置云余猶  
以爲得見文和尙而不得見玉和尙也歲辛卯赴試  
省城從間往參玉和尙視其貌凜然豐頤眉目慈秀  
所謂歡喜地菩薩福慧兼修者非與聆其言如岱宗  
出雲層層動蕩洽冥浴日轉物光華又所稱一眞歸  
源萬幻咸空者耶又出其語錄相示讀之如河懸  
鏡瀉綺互波滌稱性吐露迴奪望洋深辨來風窅紫  
洞中至普說大篇如長江萬里巨浪千尋擬諸大慧  
中峰庶幾生論生亮蓋和尙既讀百家書又透向上

一著故橫說豎說用鈞用錐密果葫蘆之移換萬頃  
百折之汪洋宗門極則事在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之機亦莫顯著於是余問六祖住曹溪卓錫泉湧瞻  
足大眾東坡有銘曰問從何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  
來則有窮和尚之說法無窮和尚其有從耶無從耶  
抑問其老和尚常云諸方是講底綱宗我是用底綱  
宗故鍛鍊稱方內獨步和尚真用底綱宗耶何據座  
說法悉徵從上作略也當與靈山之宗鏡錄三教篇  
鐫津集內典集暨禪門鍛鍊說十三篇竝垂不朽矣  
閱茂旣久篇帙益富將登黎棗以壽世而屬序於余

余不知適要唯記其企慕之情相交之意如此并寄  
文公暨寶師以爲何如也歲在癸巳十月十六日

冷泉亭記

李鐸

夏日舒長炎風正燠思得清涼之地以滌煩襟有告  
我者曰雲林之間有亭焉幽人所棲雅絕塵俗曷往  
遊之遂歷其所徜徉彌日塵襟頓舒乃枕石藉裯而  
臥甚酣豁然有朗曠之致仰而視之則蒼蒼者天也  
近而玩之則青青者林也傾耳聽之則泉流之涓涓  
也嶽崎嶇峭則怪石之玲瓏也杳然陰翳往來莫定  
者則無心之雲物也山樹高而禽鳥啼山徑幽而猿

欲嘯萬物熙熙各得其所逍遙乎此若夢若迷予其  
仙耶僧耶樵耶予不自知而此山之爲何山此亭之  
爲何亭予亦不知也心爲之曠焉神爲之怡焉混兮  
其若虛茫乎其若失融融焉自有其樂而樂之所極  
則予又莫能言嗟乎人或百年其遇不遇數也遇則  
爲出世之懽不遇則有負俗之累煙波之釣叟江湖  
之散人彭湘之漁父皆得乎此者也是以少伯有五  
湖之遊子陵有羊裘之樂彼自有所得于其心故能  
相從於汗漫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  
在其中矣又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今日之遊溪流可以飲野菽可以茹煙雲竹  
樹岩谷禽聲可以賞心而快意予以非仙非僧非樵  
者忽焉而飄飄其若仙寂寂其若僧詡詡然其若山  
間之樵父則不能自言之樂又何可不以語人也爲  
記記之是日西湖之冷泉亭皆康熙三十三年閏五  
月初五日戴嶺李鐸記

重游雲林冷泉碑記

釋重照

飛來之峰下有名泉曰冷泉唐元莫築亭其上而香  
山居士白居易記之所稱雲從棟生水與堦平者既  
歲久不治則蕪漸塞流漸淺至政和中本寺住持雲

公等始濬之廣逾其舊者三然後斯泉之勝獨擅名  
山至於今又數百年泉之草生沙壓秋冬水落其流  
如綫無復舊日之觀夫形家者言山停水蓄則生氣  
居旺况雲林乃五山十刹之首徒眾數千指爲檀信  
祝福之名蓋不尤藉形勝以爲外衛者乎前此吾祖  
巨公亦曾築三壩以蓄泉然其流淺直終以無濟乾  
隆甲辰有樂善居士數輩來遊亭上慨焉興重濬之  
志於是集料鳩工倡成勝事業費工數百緡錢一百  
三十餘千而泉之規模已約略可觀無如土皆石砂  
水能浸潤旋以細流激蓄積久成源穿梳石罅注洩



而出泉又不能停蓄重照承乏茲山邊敢弛善士之  
勝績用是於戊申之秋復踵告於諸君子乞完盛舉  
以奏厥成因復董工集事運畚鍤輦土石清其開趾  
去其砂磧其中加以橫亘之石棧壘以緝密之複垣  
填以三和之膠上築以千工之椎杵俾堤脚堅似鐵  
城則去流不復穿成孔竇而泉乃蓄矣至冬十月告  
竣計又費工千餘緡錢三百千有奇而游者疏流者  
聚涵青貯綠湛若無底與其上之蓮花峰紺碧交映  
方廣盈池倚亭俯瞰可鑿毫髮其濶渺瀟浮闌環穴  
而出則又源源汨汨雷奔電激過於合澗入於平湖

曠然不知其所往也。靈山名勝，復還舊觀，不可謂非時節因緣。從此合形聚氣，洵足爲檀信之福。奚止林下緇流，蒙其潛利陰益也哉。重照樂於功德之成，不敢忘所自，謹爲勒珉，以紀善蹟，以告來者。知有考焉。謹將樂善檀施芳名，序列於右：俞南筠、朱文珊、金蓬山、黃名揚、王赤懷、吳子祥、何廣輿、范玉麟、俞名敬、范莘。耕乾隆五十三年冬十一月吉旦，雲林住持重照監院重瑞、重倫謹記。

杭州靈隱書藏記

阮元

周禮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

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據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笋語及藏復初齋

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  
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  
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  
集尙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  
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爲藏也大矣元日譜乃於大  
悲佛閣後造木厨以唐人鷲嶺鬱岩巽詩字編爲號  
選雲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  
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  
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  
也遂記之嘉慶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朔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鴛字號厨再收  
嶺字號厨

一印鈐書面暨至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至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六兩其送  
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收書增厨之用  
不給勿索

一書旣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緝閱之人但在閣中

母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  
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  
者闕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  
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  
字之僧充補之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畫像記

錢鼎

吳錫麒

慧海居士以眞實力行利濟心愍念眾生思所以救  
度之者而禮導師焉于是其友王春波爲指畫觀世  
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像以證明之定慧互嚴悲智兼  
運上合諸佛下合羣生隨順根機以手代舌大矣哉  
凡慈悲勇猛皆傳之圖繪中而縮此勝緣也可不謂  
之無量功德哉按諸經所釋觀世音言者圓悟圓應  
之號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照之不以耳識聞之也  
其有三十二應身者猶是虛空應物現形本是虛相  
豈云實形因所利益隨通說法亦仍是心之所感而  
已故求諸義諦如首楞嚴以人非人爲二應而闕迦

樓羅普門品八部有迦樓羅而以人非人總八部其名或有參差要知現身說法時卽是身卽無是身有滅有生何生何滅又奚必於跡事而起對執哉然則春波此畫以畫觀可耳卽不以畫觀亦可耳往時凱頭陀傳雲嘗指畫是像流傳京師梵刹中四方來瞻者咸加敬禮今春波復做爲之每幅皆具丈六身偉麗雄奇眞力彌滿實能於盧伽楞尉遲乙僧外另立一利竿者聞其畫成時十指皆禿亦可爲慘澹經營者矣今慧海裝治完好將施之西湖靈隱寺中以爲普同供養而屬予記之子謂菩薩誓願普度世人豈



有我輩而不欲登之種覺者然則慧海具大願船行  
不住法手雨七寶掌出雙金此菩提種也當得最勝  
果者也春波申五輪掌開三昧門此精進幢也當傳  
無盡燈者也若僕者打論議鼓說杜撰禪不無罪過  
然聞人施捨輒生歡喜心以此因緣度亦不失爲榮  
華荔而已爰說偈曰

頂禮觀世音具足妙相尊本來無一相乃有諸相見  
慈眼視眾生欲拯一切苦來入微塵國現生而說法  
宏宣海潮音方便令解脫猶恐後來者未出其瞻仰  
爰有大導師一一爲分別佛身梵王身長者居士身

以及於八部天龍人非人各放大圓光各現菩薩身  
匪唯菩薩身亦見菩薩心是唯大神通一念一菩薩  
故令蓮華中定水湛然滿是唯大神通五指五獅子  
故令妙莊嚴頃刻自騰涌樓臺虛空起音樂諸天接  
以非思議故至不可思議復有大長者禮足生歡喜  
護以祇陀林供以般若味如彼功德雲徧滿乎四海  
而來入丈室亦復大自在花雨飛曼陀寶網覆瓔珞  
福聚海無量念彼觀音力香雪山南侍者吳錫麟合  
十撰古香林學人石韞玉書丹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畫像跋

陳預

佛人也則所有者亦與人同也乃空諸所有以明心見性而一歸於無是自有而之無者也惟佛既妙於無則無定在者實無乎不在無所有者亦無所不有故精心奉佛之人積想成緣因緣成象凡慈悲莊嚴威猛之容昭明洋溢得心應指現之圖繪使夫縑素瞻仰迷悲悟捫此佛在人心卽心卽佛之義又自無而之有者也則今慧海居士指迷之功德春波示現之願力不均爲無量哉居士與予誼故其劬躬濟物勤矣然不自已也復施此圖於祇園以資救度惟寺

僧敬奉而謹守之毋怵誘於勢利以贖質眞俾此園  
不至自有而之無則居士之功德與寺長在可也居  
士旣請毅人太史爲之記又屬予跋其後太史精內  
典其言皆證上乘法子未能也而以贅語附其末是  
所愧爾嘉慶甲戌八月宛平陳預識丹徒蔣廷贊立  
石鄞縣陳權題額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辨

杭世駿

簡文此記咸淳臨安志及成化萬厯杭州府志及白  
珩靈隱寺志均未載孫治宇台遂謂侯景立帝在太  
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辛酉州者再又明年

幽帝永福省大懟在側尙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疑爲晉簡文帝而非梁愚以爲治特未之考也簡文屢參御講般若涅槃諸經參迎佛像從舍利入殿禮拜并侍皇太子元圃園講頌在藩時作唱導發願諸文從幸同泰光宅等寺蒙華林園戒預懺直疏各有詩紀事高祖嘗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蹟供養具等寶使供養又資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機香各十斤供造善覺寺塔露槃又使呂文強資柏利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寺又使監作舍人王景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帝皆有

啓申謝帝亦以錢一百萬奉阿育王寺并爲人造丈  
八夾紵金薄像當時藩獻若湘東王廣信侯比邱若  
正教慧琰皆手書慰問宏闡宗風所謂論辨青豆之  
房遣惑赤華之舍者殆無虛日石像之記雖不見於  
集中舊乘指爲帝作必非無據治以爲晉簡文帝舊  
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返賜田賜像或有其事此直  
臆度揣測之辭錢塘無會稽王之蹟靈隱非支道林  
所棲舍確有證佐之梁簡文而從漫無影響之晉簡  
文是何饒舌也治又以晉簡文帝未嘗爲文章尤誤  
七錄有帝集五卷

見道古堂集

靈隱經藏碑

石韞玉 珠堂

將執文字以求佛可乎曰文殊問維摩之疾會意而忘言達磨安神光之心迎機而縣解學佛不可執文字也將離文字以求佛可乎曰佉盧造字釋伽亦傳習多師博達多聞慶喜爲總持第一學佛又不可離文字也是故龍威授簡九流著於菟文鳩摩譯經千佛標其名義雖華裔分域儒墨異流而問迷途者必仗神鍼游覺海者先尋寶筏彼大士假圓通說法非教何宣中非由聲音入觀捨經奚悟昔之尊宿六如觀幻四諦微空入精進之林則手書貝葉轉嚴華之

蘇則舌吐蓮花非偶然也靈隱寺者西湖之上刹也  
兩峰與帶四石皈依佛間法會飛來嶺驚一峰

帝門藥名

敕賜雲林二字然坐座下習四種之威儀卓錫山中授  
十方之供養海藏者無金狄之譏受持者有木叉之  
戒真東南一大道場也惟是舊藏經文不戒於火珠  
林被焚遺之秦灰石室曇章無存魯壁九譯莫詳其  
文三寶竟闕其一將何以闡揚聖教接引學人余寄  
公樂土訪道名山適若水品蓮兩禪師先後住持方  
丈每談其事輒爲太息余因發願重加結集時則有



吳中會一所 在嘉興禪嚴寺 修治經板 遂意商推凡  
集大藏經等一千六百五十五種 裝成一千四百  
三十八二二附貯藏外論疏語錄各書一百五十種  
裝爲四百五十六冊 緝爲二層 藏諸寺之蓮燈閣上  
伏願典守者自紹隆無替 瑯函萬卷 常宣木鐸之音  
寶歷千載 永挹風翰之劫 垂撰斯記 以示後人 是役  
也 三 三百四十兩 此邦紳笏 贊我勝緣 者別  
勒 善果

經

唐 盧元輔

有 伍公子胥陪吳之職 得死 直言千五百年

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夫蓋旣  
王季慈受斯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尚劍光先夫公朝焉  
安焉人則諫焉屬鏹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  
水濱憤排鼓怒配壽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鴟羣飛  
揚往爽從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百城聚觀大  
耀威靈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滯有膺有獻有鼎造  
寶乎下庭山海梯航雜林扶桑交臂乎卯階金狄在  
戶雷鼓在堂魏尊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  
香獲神人之盛禮佐皇震怒擊叱大邪萬里永清人  
觀斗氣銘曰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

子赫赫王閔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後王嗣  
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駭譏輯步光欲飛姑蘇待  
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江上自統波濤晝夜雨  
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  
來雖非命祀不讓瀆濟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  
哉見西湖志

飛來峯贊

顧元熙

耕石

虛其中廓乎數百人之可容峭其外森乎如戟鉞與  
劍鋒不雨而潤靈泉琤琮不土而植老幹虬龍縮青  
蓮界六一芙蓉示西來意爲震且宗或謂此方有飛

來之一石則彼方失飛去之一峰既飛來而自在豈  
飛去而無從噫去來如一法性真空吾方謂飛來者  
非眞實相而又何處問彼方飛去之奇蹟

冷泉贊

靈山之泉混沌之原人力穿鑿引諸石開水石相激  
其聲潺潺潏潏之聲是亦天然謂爲天然已落言詮  
謂非天然豈非迷根浮生一瞬浩劫無邊及今不學  
更待何年及今而學何學可言遊將歸矣夕陽在山  
山空雲淨蒹葭如煙風琴水筑與耳爲緣借吾此贊  
聞於諸天

墨跡

宋天聖八年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禪寺牒

墨跡

中書門下牒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

下缺一寺字

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住持禪定大師延瑞奏先

下缺一奉字

皇太后聖旨宣賜莊田祝延今上皇帝聖壽今已五

年累設過齋僧粥食肆拾餘

缺萬祝二字

兩宮聖壽具田

土見今供納秋夏二稅紬絹叁拾肆

下缺一字

壹疋肆赤

綿貳拾壹兩貳錢米共計柒拾叁石柒

下缺一斗字

係屬

秀州兩志郡縣乞與放免上件稅物取聖旨牒  
奉敕宣令逐州子細勘會如委實是宣賜到莊田樣  
合納夏秋二稅並與放免卽不得將不係宣賜到田  
土內稅物一例放免深至准敕故牒

天聖八年十二月六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押

給事中參知政事薛 押

給事中參知政事陳 押

吏部侍郎平章事呂 押

此敕傳今幾六百年乃鎮山一竇也穆生爲修植

趙志始得請一觀其最美者仁宗聖帝四公名臣  
瞻其遺恩覩其親押今日者山人遊天聖之年  
尚文四公之制矣何幸小按是時呂秉政文移間  
未陳薛以外任故稱給事中印凡三面一背二乃  
中書門下二印六字其書壘中書二字爲一平章  
事三字爲一亦中書體內先字下失一字疑是  
字及壹正肆赤緇不可曉四公呂名表簡陳各表  
佐薛公奎王公智易考兒者也南州主祀麻庚寅  
六月后經日時梅雨頗涼武林山中人兼靈隱寺  
行者住宰相峰下古庵邵穆生肅題

右宋天聖八年放免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莊  
田夏秋二稅牒文寺中護法之寶也不知何年藏  
燬光庵內主僧守護惟謹不敢失墮亦可嘉已蓋  
庵係寺中屬房兒孫相承專一可守出入可稽乃  
主席者立法之善也按仁宗乃章懿皇后李氏所  
生時章獻明肅皇后劉氏以爲已子終章獻之世  
舉朝未敢泄也章獻臨朝李后進位宸妃以薨未  
得遽稱太后則牒中所云奉皇太后聖旨宣賜莊  
田視延今上皇帝聖壽者當是章獻而武林荒志  
作章懿皇太后所賜者蓋誤也牒頒於天聖八年



十二月而延珊奏中之語云宣賜莊田今已五年計之正當天聖四年梵志以爲三年者亦誤也延珊字慧明洪覺範僧寶傳言雪竇顯禪師在其座下甚久堂中常滿千僧其法席之盛道行之卓亦可槩見矣之鯨亦錄其問答機鋒上堂語句於梵志中而孫宇台先生修靈隱寺志所列師名寥寥數語未與標舉大略何也古庵邵先生乃吾杭高士兩山志乘最盡研削而是跋精當尤足備寺中故事惟云壹疋肆赤綿不可曉米公書史云朱長文所收絨成諸佛闍四赤長五六赤赤尺二字古

通先生偶忘之耳是牒當時背面皆鈐中書門下  
之印欲裝難於措置故閱七百餘年未經糶潢今  
漸就糜爛子以背紙二印綴諸牒尾出所藏古錦  
犀軸整頓之將來庶免損剝之患矣乾隆九年甲  
子佛生日錢唐丁敬洮頽謹跋

董文敏墨跡卷

右白傅記

文不重錄

董其昌書丁未秋七夕

大清國男子彭元瑞喜捨雲林寺常住時乾隆四十  
有四年歲在己亥天中節薰沐敬記

近杭人厲太鴻修靈隱新志不收此誠爲有見

董文敏墨跡卷

詩不錄附原跋紙心

唐時步虛詞有云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李太白語也東坡江山清空我塵土蓋用此東坡又有海市詩與此詩並稱雄麗歐陽永叔廬山高學蜀道難皆宋時傑作近來名公集中披剝宋詩曾無能續蘇歐語作如此歌者董其昌識

董文敏題米家山墨跡卷

詩不錄紙心

題米家山董其昌書

密雲和尚跋宋密庵祖師頌墨跡卷

不肖於崇禎辛未年欲天童事有布徒侍者於中峰

菴基榛莽中得一殘碑洗出打之乃自不肖至上二  
十代祖佛果圓悟勤禪師示十九代祖虎邱隆禪師  
法語墨筆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十七代祖密  
菴傑禪師頌真蹟眾皆謂自宋歷元至今已六百年  
以爲奇特至寶乞密雲跋密雲曰斯皆傳燈錄具載  
之烏足異哉第其異者異於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  
直指者及毀機關要立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建  
立爲實法乃至種種穿鑿恐情識搏量爲高見者想  
必當時也有恁摩人故有如是叮囑耳是知此語此  
頌誠萬世之模範所以虎邱祖復以遺應菴祖應菴

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復以勒碑者當可見以爲至寶眾等身體力行爲法式可也遠孫密雲圓悟謹跋

三峰法藏和尚墨跡卷

癸亥四月望後余從閩江放舟夜渡巨區抵華藏山房入寺雲霧乍收山日初上樹深遙徑禮大雄於遊華之房峰巒環翠花香逼人與數輩道侶集方丈地一坐七日俯之仰之見華藏如青蓮之花浮白波清渚之上今日親在花中坐卧始證三十年披圖傳說種種勝妙不我欺矣於是遊興似盡便欲解維往金

間搜巖窟洞庭之奇絕乃揖寺主而別寺主曰子得  
華藏之勝槩乎曰然曰華藏者香海一花花作巨區  
一勺之水以無量世界爲七十二峰須彌盧具種種  
山王種種法界子今祇作花房中一小太末蟲周遊  
徧覽七日登歷所見華藏非別有華藏也身出華藏  
而見登上蓮華最高之顛憑虛縱目見蒼茫浩渺之  
中自天目湧一脈蓮根疾驅乎余曰唯唯因與同心  
相攜着屐拄杖華藏莊嚴世界東金闕北毘陵前者  
不過一針孔中池青蓮之少分色耳何千百億葉葉  
千百億海海千百億須彌盧左右環裹不下千百瓣

瓣中各各自成香水海折妙蓮花擲向空劫那邊更  
那邊不暫畱數日登蓮花之頂收大香水海無遺剩  
矣是知前日寺中所見之華藏非不華藏也全身在  
華藏也今日所見之華藏也在華藏而華藏爲華藏  
礙出長馳起銅官落夫椒隱隱一枝盈盈出水華藏  
而見華藏華藏爲見礙是知碍碍之外百億香水亦  
不過華藏中之華藏而已若夫竭武林後瀛海皆在  
花鬚上脈脈分理了回身入華藏山中方丈裡看山  
看湖方不爲寺主所誚茲因豫林嚴三居士有老圃  
寶花說以一花之外更無別花乃勸居士勿以一華

自坐不復求花須向千葉萬鬚重重諦審看盡花中  
脈理然後一花別花一時採掬他方佛前若遇信心  
買花者不妨信手拾取一鬚一脈與之作真正賣花  
翁始是優曇鉢華時一出現復說偈曰一花拈出不  
知花花裏何人是作家透盡一花花裏秘拈來隨手  
撒金沙三峰法藏書

永明智覺禪師遷塔疏墨蹟卷

募爲佛日永明宗照智覺大師遷塔緣起疏伏惟大  
師韶國師嫡子法眼宗之正傳入定則尺鷁巢衣誦  
經則羣羊踴聽種種道蹟不可殫述故吳越國王特



加尊號首請中興靈隱次繼永明潛師法席宏造淨  
慈先後功德如山日無刻暇又于百八課外慨彼多  
聞寡約暗證無稽已見各封師門互抵爰集三家義  
虎五派禪雄據同銷異會教鎔禪親爲折衷其間成  
書百卷惟立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故名其錄曰宗  
鏡于是異學殊宗莫不炳如三光之長晝融若五味  
之同羹其宏法之功直追龍樹而溯鷲峰可已久見  
淺識狂流多執性廢修服垢爲淨身土不卽心佛相  
違師復起大方便巧立四種料揀務從三品指歸禪  
淨兼資喻虎帶角廣誘火宅之癡兒現證清涼之樂

國故定光古佛直以彌陀勸信大師生相冥受闍老  
飯誠況哲人云往像教方崇苟非靈塔是標將使嗣  
田奚植故當示寂之晨輒葬于大慈山下然歷年雖  
遠去寺非遙何緣寺未沈淪塔竟湮沒幸元津壑公  
得法雪浪之門乃飲不忘源思同誓墓因遍窮荆棘  
忘憶雪霜喜獲靈骨一片舍利數枚有類貧子之得  
家珍用酬檀越之索塔樣乃擇萬厯庚戌重建窳塔  
于宗鏡堂後實便四方瞻禮足成萬善同皈不謂世  
運行衰山門亦落歷代焚修之產阡陌桑沈木山參  
學之賢百一種絕或謂祖塔頂殺陰宅占陽殿宇前

大塔亭後小皆非所利也房眾惑之屢有謀遷之議  
岳以一山凶吉千載興衰切戒司工慎毋輕舉至甲  
辰之春羅漢堂燬丙午夏五三日岳復罹障江甯寺  
眾谷危遂于七月十七日移祀于寺右普同新塔之  
中岳聞而駭絕次冬還山告謁見開山顯祖一旦去  
正就偏且降沈四眾之中肆來瞻禮殊失尊特之威  
雖古佛慈悲是法平等奈事義未安人情難協因卽  
擬別營而地得其地近陟南屏之麓有址負山面湖  
據奇攬秀既局勝而有端拱之尊且祭近而無迷失  
之患苟于寺無傷卽于祖亦允函故不辭已退願任

厥勞雖時詘舉羸非老而謝事忘緣者所宜竊謂宗  
鏡一錄祖之嘉惠非淺則法乳諸師人之思報者無  
涯適聞獅有真窟可爲萬古不易之計固知三宗宿  
德二桂耆英當必爭先樂助豈如在家二眾因聞羅  
之敬而後勸哉敢書以爲請雷峰返照朽木貞岳和  
南書于三家邨院

諸暉和尚墨跡卷

三生石上箇漢欲避出此一義終不能得又害呂源  
居士陷於父母未生已前不能跳出自己之圈纒蓋  
爲自性之毒也譬如口之喫甜也安得不甜喫苦也

安得不苦而口如故非甜苦舌頭能換之也心之迷  
悟也亦然迷也非心乎悟也非心乎則知心之爲心  
也在迷悟外也非迷悟可得而二三也明矣迷時之  
口與悟之口二乎一乎非一非二三之義不特口有  
之心亦有之矣不特心有之手之與足醒之與睡痛  
之與癢莫不有之矣以此推之喜非喜矣怒非怒矣  
默非默矣言非言矣總是乾矢橛矣雪峰以之而毳  
毳世尊以之而拈花無一不與巨主規同吟同笑也  
體體悉悉雲林輅九十六筆

巨濟和尚先妣陰太孺人墓誌銘墨跡卷

章母陰氏墓誌

有僧章鯨素服拜塔下容戚然問其喪曰母喪也僧  
未有成其母者鯨故名家子其外大父陰元伯爲邑  
諸生生女而嫡妻死鞠於妾妾虐使之女不敢言年  
三十矣始嫁於章有婦道嫁十二年而夫死夫性懦  
弱不善治生身死益貧其弟迎其孤嫠厚賑卹之然  
陰氏雅不欲累叔猶自辟糲繼食積寒暑不倦浸以  
成疾後十一年竟死死之時鯨已薙髮爲僧然好讀  
書爲歌詩臨摹古金石字畫賢士大夫樂與之遊鯨  
之言曰自吾爲僧定省闕而菽水不充抱慚抱恨無

過於鯨鯨之母少不得於親及嫁而所天又沒有子  
焚然莫能盡一日之養使吾母苦節清操泯然無聞  
鯨之罪通於天矣敢丐大人先生矜閔而賜之銘是  
吾母死且不朽噫釋氏爲親事佛以得法爲開乳視  
其母之死如途人也鯨僧也泯然重哀其母而乞銘  
於予此彼所謂顛倒迷惑而不能自割於恩愛者耶  
此吾所謂秉彝之良不學而加雖浮圖人有不能盡  
泯者耶非孝者無親於鯨之願銘其母也猶信陰氏  
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卽葬某縣某山經營  
葬事鯨爲多鯨有弟三人獨鯨爲僧猶是稱鯨云

銘曰有陰嫡女晚始於章厥養孔孝不永其良良殞  
子髡髮緝是卹亦及中身而頓屨歲髡之慕思繼名  
儒行於祭斯銘仁懇以正歲在癸巳仲夏吉旦

賜進士第中憲中夫前知江南蘇州府事務

特旨署理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務  
內廷俱奉方輿館纂修官江南江寧府事加四級長沙  
陳鵬年謨并書

昔地藏大士因中爲報母恩發願度盡眾生方乃  
成佛所以至今猶滯菩薩之地凡稱佛菩薩弟子  
者皆宜效之苟不能發此大心非其弟子也僧章



鯨學出世法而益篤至性因其母苦節一生乃乞  
大人先生傳其事以表彰於世吾知其用心不止  
此也必至以母之遺體至成等正覺卽以正覺之  
道度生便生無不度以度其親庶不負爲菩薩弟  
子公其勉之公俗字章鯨僧名果號曰巨濤云  
雍正乙卯仲春草亭鴻老人書

時年七十有二

天童密祖像贊

孫宏禮

具德

棒煞東土西天拳踢五宗崖岸斬新條令當時畢竟  
以何爲驗咄其用也闕輓近之禪虎其機也開太古  
之法戰卽干佛列祖到來撞着固不別是非沒面目

底天童硬針斜軋剝剝卻與一時生按

三峰漢月藏祖像贊

嗣法徒宏禮

具德

機號五宗竦吾別祖獨跨大方成襪萬古四百年印  
文重燦我亦垂系半利那毒鼓橫搥誰當啗虎直得  
海水空飛浪濤起罽野老門前倒剎竿捩轉二光濟  
上宗風重振學

具德老人自題像贊

者漢不會禪不會教馬面驢頭隨人所好謂是元西  
士真初三與風做做謂是杜撰差排卻又干差一照  
及至被入推上法座真個可說只得呵呵大笑且道

笑箇什麼美道無形本寂寥

天童和尚讚

釋圓信

雪竇

這箇大童和尚捏條生鐵拄杖不論是龍是蛇劈頭  
便打可憐生三十年道價賣不贏今何躲在一尺紙  
上把過天童活師兄

真寂大師像贊

釋明定

補山

奇哉丈夫須露出谷紙墨威儀超榮與辱也不持杖  
也不拈法平常一串菩提珠叫出幾聲佛偈佛

雲峴大師像贊

釋前修

這古老難做人忒敢破傘下安居沸湯裡刺撥婆婆

而和和晝夜一百八甚麼喚作淨土贊糧乾屎橛

紫柏尊者像贊

顏俊彥

這阿師嘮嘮叨叨逢人便提句假借四大火焰中下  
把種子塗毒鼓直恁利害師嘗自識云走遍天下箇  
中自在這便是寂光三昧

雪齋大帥自題像贊

箇欲像我我不像你彼此不像脫空妄想當中一點  
原無樣下許時人容易描呵

卓吾老子像贊

王思任 李重

西方菩提東方滑稽箭起鴉落刀駉牛飛快如嚼藕

爽則哀榮是非顛倒罵笑以嬉公之生死藏書楚書

以二陳寶裝一匣

蔣南少設色金扇面牡丹花

臣將廷錫恭書

陳澹洲墨跡卷 詩不錄

癸巳初春移寓城南張氏園亭紀興四首爲巨濤開  
士爲書長江陳鵬年

明文略書五百羅漢各號冊上下兩卷

臣謹案佛書諸俱那與其徒入震旦以五百眾居天  
台故蘇軾有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禪宗法藏亦以

五百羅漢名號附列後蓋顯示圓通宜與迦葉阿耨  
諸大弟子並著婆羅門也今攷其名云利婆多者凡  
三見第二十九尊與二百七十一尊二百七十五尊同云無垢藏者凡再見  
第三百十七尊與三百七十二尊同竊以梵音切譯或字近而義殊或  
義同而音異往往有之如十八應真中賓頭盧之重  
其名羅怛羅等之紊其序自經

睿鑒正以同文韻統合音而向之傳聞異詞者始得所證  
信矣夫此五百眾承最正覺現福德相洵足以丕應  
奇蹟廣龍華而恢象敬敬願宣號真如普揚慧業以誌無  
疆之慶焉臣胡高望敬書恭跋

翁覃溪閣學書金剛經墨跡冊

經文不錄

大清嘉慶四年秋八月望日鴻臚寺卿翁方綱敬依  
南唐詩卷永慶寺石本盥手書謹因安邑舉人宋葆  
淳寄奉杭湖盛隱禪寺永資諷誦

又

大清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秋九月之吉賜加三品  
卿銜大興翁方綱依南唐壽春永慶寺本盥手敬書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三百二十三

只此一卷計  
四十一頁經

文不  
錄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首句

當寫大藏賜紫 思恭誌

唐貞觀十九年命僧三藏翻譯聖經凡六百五十七部此卷寫於宋熙寧十年幾歷劫而卷帙完好如故爲家穆菴都轉珍藏重付裝潢將昇之雲林寺中余視泉之江出以見示捧誦一通因思雲岩紺宇普蔭鷲峰法雨慈雲彌淪竺國是帙香花供養得所皈依當與家穆菴信善奉行之志並垂不朽時余將之任黔中謹誌其顛末于後嘉慶辛酉九月守意張百齡



雲林寺續誌卷五